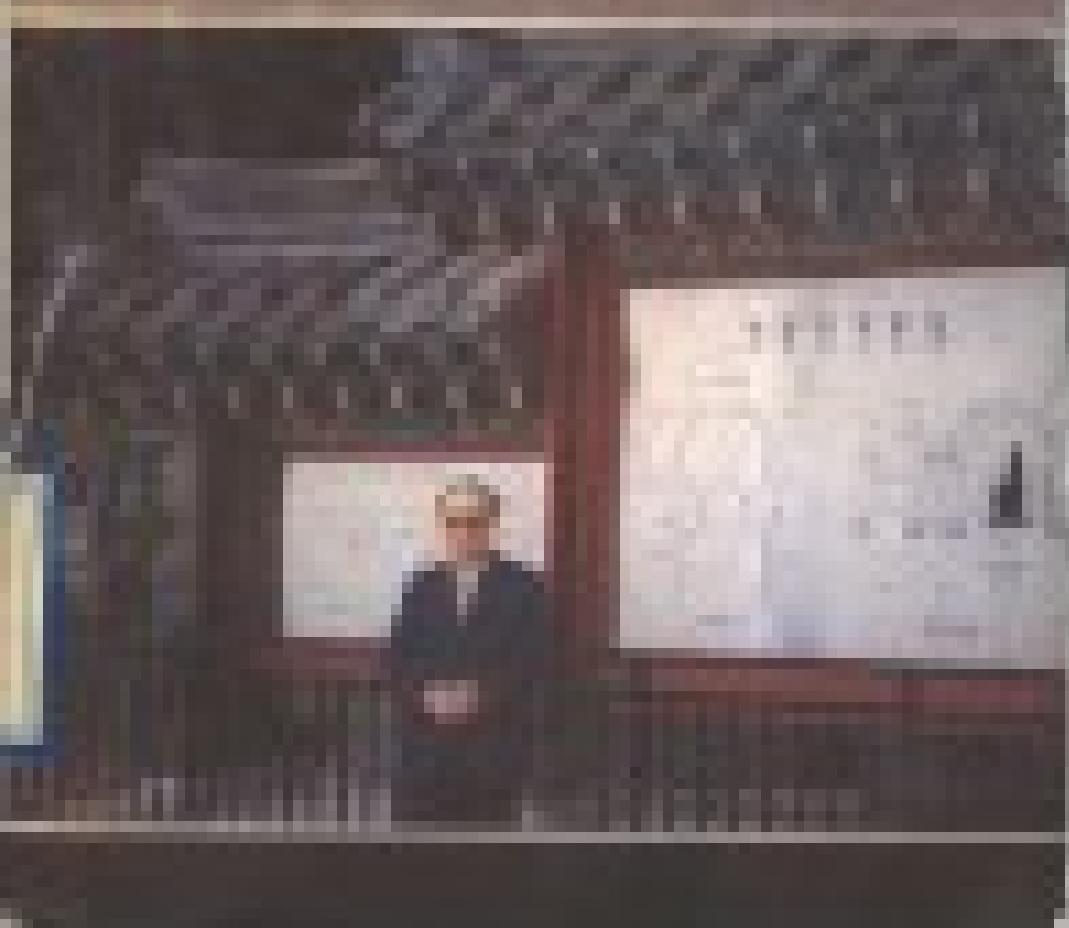


梦纪韩访

苏晨



丁方 韩记梦



访韩纪事



苏晨○花城出版社

粤新登字 05 号

访韩纪事

苏晨著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4.75 印张 6 插页 330,000 字

1994 年 7 月第 1 版 1994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7-5360-1752-9

I · 1543 定价：13.80 元

结儿宜解不宜结 —访韩纪事

述思

韩国好友首尔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李秀烟教授曾写信来，这位文学博士极尽绘声绘色之能事，多方描述秋冬之交是韩国最美的时候，为迅疾赶快应韩国友邻国际交流团之邀，务必赶在秋冬之交再到韩国，切莫误了一年一度的大好时光……

我深信她的话的准确性，总算是赶在1992重阳冬之交再到韩国访问两个半月。身临其境才更信她的说法之真，并无半点夸大，秋冬之交的韩国风物实也宜人。

做为中国建交后第一位应邀到访的中

目 录

访韩纪事

汉江西流去	3
结儿宜解不宜结	7
合竹扇物语	13
冠岳山初雪	22
民选的总长	27
积虚书舍小聚	31
韩末淑的缘分	36
伽倻琴的遐想	41
清风五百间	46
春川湖上思申纬	51
可敬的汉文化信使	61
韩国小妹	68
广寒楼闲话	73
无等山上下	78
承真寺参禅	83
明亮的“三星”	86
小楼再读李奎报	99
他山野石子	109
明洞多乡音	114
同楼八学子	117
转瞬即逝的美	120

出差纪事

与上天为党	125
照亮心灵	135

绰号的光环	144
矿工的眼睛	153
闾兰幽香	161
希望之火	166
强者的步伐	171
再不伶仃	176
鱼田气象	180
渔人的心事	185
辉煌的夕照	189
逶迤连州路	195
南湾晓钟	199
陪扫琉球墓	206
上船	210
破浪两海间	214
农民车	218
抢游南山寺	222
过集美学村	226
脚力尽时山更好	230
公主坟候人	234
穷不到的大柳巷	237
赵州桥头思“有度”	240

居家纪事

主婚	245
杀蟒	252
贺卡	258
珊瑚兰	262
校鸟	266

目 录

又见合竹扇	269
煤海情深	272
站着量风物	276
形·色·感	280
刀石情韵	284
心灵花尾渡	288
板栗相思	291
小桥流水	295
灼见	298
无忘斯人	302
沙巴有个津侨村	308
当年老李他们	313
黄花岗那合龙柱	319
园边小莹	323
五台望月	327
实在	330
鱼蛙混杂	332
娃娃学问	335
袁枚好嘢	338
善酿酒者	341
饮者的理论	344
附庸风雅是美德	347
兼善	350
伞下	352
街色	354
路语	356
市图	358
家庭这个支点	360
善邻的诀窍	364

窗边清话	368
------	-----

读书纪事

圆缺有时 清辉不减	375
掩卷远思近想	381
讲真话的老人	386
魂牵梦绕花城	392
同是水滴石穿	398
谦逊的沟通	403
《夜来香》的悲歌	409
学者亦无种	419
欢乐的山溪	422
理性的至高激情	426
茶凉茶热	429
风流之道	433
生之美酒	437
托氏分数	440
树有皮说	443
羊城陈琏	447
一千零二夜	450
随风想起	451
小说和插图	458
分野	461
图书的品格	465
贵主动出击	467
后记	470

访 韩 纪 事

汉江西流去

李氏朝鲜开国，迁都汉阳，改名汉城。日本帝国主义并吞朝鲜，改汉城为京城。朝鲜半岛光复，大韩民国建立，又改名为首尙尔。可是，在那 46 年过去，却还有那么多人习惯于循旧称把她叫作汉城。

这可能与她到底叫过 516 年汉城，又座落在汉山之隈，汉江之陂，容易叫顺了嘴，有一定的关系。

首尙尔，汉城，此刻已就在机翼下。

这座雄伟壮丽的古城，城垣缘南汉山和北汉山起筑，如今已只剩下残段和城门。

城是汉文化的特征之一，很突出的一种标志，可谓汉文化圈人文地理风貌的独有景观。

古代中国不像罗马帝国，只有一座罗马城。中国自古就有许多名城，像汉唐时代的长安，元大都北京，明初的南京，都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她的贡献。

说准确些我已是第三次来到这儿。头两次相隔只有个把月，第二次和第三次竟相隔 41 年。头两次是炮火连天中部队运动宿营其间，第三次我是中韩建交后应韩国外交部国际交流财团之

访韩纪事

邀到访的第一位中国作家。头两次来此我还是年方 20 岁灵巧得猴子一般的翩翩年轻记者，第三次再来我已年过花甲满头霜白。抚今追昔颇深信于“真理是时间的女儿”，“人世间时间最英明”。

“大韩航空”的班机平稳地落地缓缓停泊在金浦国际机场。我的好友首尙尔大学校（在中国人们多误称“汉城大学”）东亚文化研究所所长、人文大学中文系教授李炳汉博士，韩国国际交流财团有关负责人、年轻的学者金玉珍小姐，早已双双候在那儿。

我们的车路过汉江桥时，金玉珍小姐示意我启开车窗观赏一下今日汉江景色。宽阔的汉江在两岸用水泥块砌得雕塑艺术品似的夹江岸坡间静静地西流去，流向黄海，那海的对岸就是中国。我一时想起，第二次来首尙尔，离去之夜就是沿着汉江岸边，顶着漫天风雪往东南奔横城方向而去的。汉江上唯一的一座江桥已断，汉江南岸诸山岭间炮声隆隆火光烛天，美国空军沿江高挂着一串串的照明弹，飞机不时俯冲下来扫射或投凝固汽油弹，直升飞机上的台湾军人在喊话：“60 军的前国军弟兄们！赶快重新回到党国怀抱，麦克阿瑟将军已经下令打过鸭绿江去，40 万国军精锐正整装待发来韩参战进而反攻大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其实我跟随的是 39 军。山头阵地上的才是长春起义的 60 军。当然他们更不知道他们的宣传适得反效果。

俱往矣！再看今日的汉江两岸，战后的韩国拂去战尘用 30 年时间走完了西方国家用 100 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经过 70 年代中期的“汉江奇迹”，80 年代末期的“第二次汉江奇迹”，这位“亚洲四小龙的优等生”，1991 年已身列世界十大贸易国家之俦。如今又在全力以赴启动“第三次汉江奇迹”，朝向更伟大的

目标。而眼前的首埠尔，正堪称一个活生生的缩体。

炳汉兄 1980 年在我主持的大型文学刊物《花城》上发表过一篇论文，谈到那时韩国近 60 所大学设有中文系。这一次一见面他就欣喜地告诉我，目前韩国已有近百所大学设有中文系。通过各种渠道学习中文和汉语的热潮，在韩国实可谓滚滚然。

颇有眼光的韩国政府，不是不惜忍受和台湾断交后一时减少水果等出口的可观经济损失，也毅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么，在中国大陆，在 12 亿中国人中开辟自己的市场，施展自己的其他经济拳脚，实已是当代韩国的时代呼声或时代气候。

后来我问过拜炳汉兄为导师的博士生金钟美为什么选择学中文？她说她小时候读汉诗，就觉得那文字太优美，太有表现力。之后又感到学中文能和几千年前的中韩文化直接对话，太吸引人了。于是她便下定决心，甘愿毕生为加强韩国的中文研究和教学而贡献。她还说她取得博士学位后还要到中国深造。

我也问过她的同学博士生金御真为什么选择学中文？她说她从小爱好汉字书法，一直感到其间有无穷乐趣。从钻研汉字碑帖，进而更感受到中文的美好，所以她也立志此生要好好学习和研究中文。取得博士学位后同样还要去中国深造。

后来我又在首埠尔大街小巷比比皆是的茶馆里看到了比中国更浓厚的汉文化氛围；我每天早晨出外散步都细心观察到，韩国许多家庭的汉文化氛围也都不比中国家庭逊色或有过之而无不及；我想，这不也是不小数量韩国人的一种心曲或志趣？

与此相反，当天金玉珍小姐把我送到住处，这儿每天 60 美元的吃住费用，不谓不舒适不丰厚。可惜举目皆洋人，我不懂洋文洋话无法沟通，两天后我就请炳汉兄帮我换了地方。

访韩纪事

人天生是社会的感情的动物，没有沟通哪得快活？沟通得越广泛深刻也才能越快活！

结儿宜解不宜结

韩国好友首尙尔大学校东亚文化研究所所长李炳汉教授写信来，这位文学博士极尽绘声绘色之能事，多方描述秋冬之交是韩国自然景色最美的季候，力促我赶快应韩国外交部国际交流财团之邀务必赶在秋冬之交来到韩国，切莫误了一年一度的大好时光……

我紧赶慢赶艰难地办好出访手续，总算赶在1992年的秋冬之交来到韩国访问两个月。身临其境才更信炳汉兄之言并无半点儿夸大，秋冬之交的韩国风物实在宜人。

做为中韩建交后第一位应邀到访的中国作家，所到之处还使我深深感到韩国各界朋友对中国客人的那种深情厚谊，也和秋冬之交的韩国风物一样宜人！

那么，几十年没有外交关系；50年代初朝鲜半岛上战事方酣之际，还曾有过一段特殊形式的兵戈相见；两国的意识形态又有不小的差异，能是才只建交不久，就连一点儿往日结下的“结”儿都没有了？

当然远不是那么回事。

就说韩国首都首尙尔，独有中国迄今还惯叫汉城，韩国朋

访韩纪事

友就不大开心。

政府是这样。如韩国政府的部一级言论机构公报处，公报处属下海外公报馆馆长李灿镕宴请第一批组团访韩的中国记者，席间就曾殷切地希望：“韩国首都‘汉城’二字，是历史上沿用下来的汉字，1945年已改为韩文固有词，英文拼音为‘SEOUL’，‘首都’的意思。希望大家不要再叫‘汉城’，而改为音译的‘首尔’……”

民间也是这样。如一天我独自在房间里用韩文默写“首尔”、“汉城”……等常见词，房东家建淑进屋送咖啡见到，先是赞我：“苏老师，您的韩文写得很不错！”看了一会儿便又指着韩文“汉城”两个字对我说，“苏老师您别学这两个字吧，把韩国首都叫成‘汉城’，是你们强加给我们的……”

我听了这后半句话感到很刺耳。可是我又深信善良友好、从小喜欢中国、当时正读着放送通信大学中文系4年级的建淑，决不会怀着什么特别的恶意。

正因为这样，“首尔—汉城”的事引起了我以后的特别注意。

第二天祥明女子大学校人文大学中文系教授朴锡博士奉老师李炳汉教授之命，赶来首尔陪我游览参观。我们先游览了落星台。朴锡介绍说：“这是高丽时代统帅大军击败了中国入侵军队的韩国民族英雄姜邯赞将军诞生地。因为他母亲曾梦见有一颗星斗落怀，随即生了姜邯赞，所以叫落星台。”我笑笑地更正了他说：“不，准确地说，是击败了入侵的契丹军队，那时契丹和中国还是两码事，契丹也侵略中国。”博士到底是博士，朴锡蓦然意识到自己在表述上有失准确，忙道：“是的是的，是契丹军队。”他可能有些感到不好意思，我倒没什么。我是想，我